

《格列佛游记》和《镜花缘》的童话之趣

樊文娟

[摘要] 提及《格列佛游记》和《镜花缘》这两部作品，都是大家公认的成功讽刺之作。纵观其研究，成果甚微。且主要是集中在制度、女权、遁世、文化等方面的探讨，这些都是用成人的眼光去批判其讽刺艺术的。而本文将从儿童的视角出发，用童话精神去研究这两部长篇小说的童话之趣。

[关键词] 平行研究 民族性 浪漫性 游戏性

平行研究，即是那些卓然可比但是没有直接关系的两个或多个不同作家，两部或多部不同民族的文学作品加以比较，研究其异同，并得出有益的结论。尽管《格列佛游记》出版于1726年，比李汝珍的《镜花缘》的成书时间（1815）要早89年，但至今没有发现确切的资料去证明李汝珍创作《镜花缘》是否受《格列佛游记》的影响，故此，对这两部作品的比较研究只能限于“平行研究”。

从作者的创作初衷来看，作者都是各异自己生活的社会背景为出发点，去讽刺、批判当时的社会现象，于儿童文学无关。毕竟当时儿童文学这一概念尚未成形。但两部作品都受到儿童的欢迎，究其根源还是因其作品中体现出的童话趣味。

所谓童话趣味，就是作品中能够吸引儿童的艺术成分。同样都为吸引儿童的艺术成分，其差别也是显而易见的。而童话是一种神奇的、美妙的、幻想的虚构故事。它借助奇异的想象，摆脱时空的束缚，将原本平凡的真实世界幻化为美丽超现实的境界，为儿童带来无限的惊喜和愉悦，满足了儿童的好奇心。而且，童话是民族性、浪漫性、游戏性为一体的文学样式，其基本功能是让儿童得到审美愉悦及精神熏陶。下面我们将从民族性、浪漫性、游戏性这三个方面去探讨《格列佛游记》和《镜花缘》这两部长篇小说中体现的童话趣味。

一. 民族性——历险故事的描写

一个国家的文化总是以其民族特点为其鲜明特征的，这是一个国家不同于其他民族的独特的文化风格。北欧的童话是神秘的，西班牙童话是浪漫的，印度作品则富含哲理性。

《格列佛游记》和《镜花缘》受儿童欢迎的一个特点就是作品中都有海外游历和遇险的故事。发生在海外的历险故事，自然和海外的奇人怪物有关。即海外历险的过程正是浪漫主义幻想的一种体现（后面会提到）。作者正是通过主人公的非凡历险经历一步步把读者引入幻想中的。

斯威夫特和李汝珍所处的社会背景不同，所以他们设计的主人公出海外游的目的不同，虚构出来的历险故是在一定程度上有各自的特点，即童话的民族性体现。《格列佛游记》的主人公格列佛是位医生，他航海旅行的目的是为了获得更优惠的聘金，附带着去海外观光。他的历险故是似乎与这些目的毫不相干。他的每一次历险几乎都事与愿违，都是由于意外的身不由己的原因：第一次是一场大风暴中船身触礁，作为幸存者漂流到小人国；第二次是因为去一个大岛的港湾去淡水遗落在那里（大人国）；第三次是遭贼船后被用小独木船放逐大海而进入飞岛国；第四次是因商船上的几个当海盗的几个新手图谋不轨被扔到一个不知名的荒岛（马岛）上。由此格列佛医生所游的四个岛国，都是意外的风险，是始料不及的，因而在故事情节上更多一些惊险性，更扣人心弦。而《镜花缘》的情形有所不同，主人公唐敖因五十多岁中探花又被革去，受了打击，气恼之余，看破红尘，遂生寻仙修道之念；又有神仙托梦，要他：“遍历海外，或在名山，或在异域”，将不幸飘零外洋的十二名花“力加培植，俾归福地”。可见他搭妻弟林之洋的商船出海的目的有二：一是摆脱烦恼，修道归隐；二是完成神仙使命，救助十二名花。所以，我们感觉到了唐敖海外游历的整个过程都弥漫着虚无飘渺的仙气。他一到海外东口山便有吃肉芝、食仙草的奇遇，时时事事与仙有缘。而后，一次次的奇遇历险，又与十二少女有关，当他悟出自己救助的十二位少女正是神仙托寻的十二名花后，使命完成，便遁入小蓬莱修道成仙。接下去虽有唐敖之女唐小山（唐闺臣）镜花岭寻父的故事，却只是唐敖海外游历的余韵了。应该说唐敖海外游历是一个完整的过程，是完全按作者预设的目的安排的。

在历险的故事情节上，《格列佛游记》和《镜花缘》有很大的区别，主要在于《格里佛游记》中，格列佛医生四次游历海外岛国，每一袭都是以海难开始，进入岛国之后，又历尽艰辛，险象环生，多次危及生命，以至于返回现实社会后仍心有余悸。格列佛不是作为一个旅游者的身份进入岛国的，不论是小人国还是大人国，不论是飞岛国还是马国，他都是被当作“怪物”来对待，从而是它陷入

险境。他只身一人，孤立无援，全靠他自己的足智多谋、善于应变以及坚忍不拔的精神，这才绝处逢生，化险为夷。当格列佛在小人国土地上苏醒过来时：“这是我发现自己的胳膊和腿都被牢牢的绑在地上，我的头发又长又厚，也同样地被绑着”稍一动弹即有：“即刻就感觉到有一百多支箭射中了我的左臂，像许多针刺一样的痛。”后来安顿在一个破庙里，可待遇呢？“国王的铁匠从左边的窗口引进九十一条链条，那链条很像欧洲妇女表上所挂的链子，粗细也一样；铁匠再用三十六把锁把我的左腿锁在链条上，拴在我左腿的链条长约两码，不仅使我可以在一个半圆的范围内自由地前后走动，而且因为拴链条的地方离大门不到四英寸，所以我可以爬进庙去，伸直身子躺在里面。”这仅是他初到小人国的情景，而他离开大人国孤独无助的生存状态更令人难以忘怀。“我感到箱子被高高地举到空中，然后以极快的速度向前飞驰，原来是一只鹰用嘴叼起我箱子上的铁环，打算忽然啪的一声巨响，我不再往下掉了；那声音我听起来比尼亚加拉大瀑布还要响，因为缺少空气，我都感到快要给闷死了。”这种孤独无助，身处险境的情节在《格列佛游记》中不胜枚举。而《镜花缘》则不同，主人公唐敖海外游历的全过程几乎是由各种奇闻异事组成的。唐敖是一个旅游观光者，所到之处，走马观花，各种奇人异物联翩而至，却极少与其正面相交，或有多九公讲出来，或由其妻弟林之洋说出来。相对毛民国的描写：“林之洋道：‘好端端的人，为甚生这一身长毛？’多九公道：‘向日老夫也因此事上去打听。原来他们当日也与常人一样，后来他们生性鄙吝，一毛不拔，死后冥官投其所好，所以给他一生长毛。哪知久而久之，别处凡有鄙吝一毛不拔者，也托生此地，因此日久见其多。’”又在穿胸国的狼心狗肺说等。虽然也有几次险遇，往往是有惊无险，冥冥之中自有神助。如麟凤山上唐敖等人遭恶兽追逼，便有神枪手魏紫樱出来解围（第二十一回），厌火国人口喷烈火烧唐敖等人，又有元股国的人鱼喷水浇灭（第二十六回），而在游海外诸国后那场乌骓马也赶不上的翻江搅海的大风暴竟也没有给唐敖带来灾难，而是把他带入了“海外南极之地”，“水秀山清，无穷美景”的小蓬莱（三十九回）。

由此对比，《格列佛游记》的历险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历险，而《镜花缘》充其量就是“奇遇”罢了。《格列佛游记》中险象环生的描写给读者尤其是儿童读者身临其境的刺激。

二. 浪漫性——幻想世界的描写

《中国儿童百科全书》认为，童话故事“不是普通的故事，也不是真的故事。这些故事是想出来的最可爱的故事。这故事把天底下所有的东西都当人来看待，让所有的东西互相交朋友，让好的愿望都能实现，让一切有趣的故事情节都能发生”。而《格列佛游记》和《镜花缘》这两部小说在题材内容上的主要的共同点为：在现实社会之外存在着一个幻想的世界。

先看《格列佛游记》。作者在这部作品中先后描绘了小人国、大人国、飞岛国和马国四个海外岛国。这四个岛国生灵之奇异都是在于与现实世界中人类比较中展现出来的。一种是形貌与现实世界的人没什么区别，只是大小比例上显出差别。小人国的人比现实世界中的人小十二倍，大人国的人则比现实世界中的人大十二倍。由此引出生存环境以及其它生灵之小和大的各种奇异景象。如小人国中的树木不到一脚高，草细的像天鹅绒一般，拔腿就能跨过房子和城墙；格列佛的手绢被当作地毯，梳子被看作大殿的栏杆，他应邀舞刀，引得“大小三军又惊又怕，立刻齐声高喊”；他介绍袖珍手枪的用法，向空中放了一枪，便有几百个人应声倒地，“好像震死了一样”。大人国则是另一番景象：田间小径像非常宽阔的大路，青草向森林般高大；王后一口能吃下十二个英国农民一顿的饭食；格列佛与蚊子苍蝇搏斗的用腰刀，使出全身力量想跳过路上的马粪堆，却还是落在正当中，等等。另一种情形实形貌和生存状态与现实世界的人类大相径庭。入勒皮他人（飞岛人）的头不是向左偏，就是向右歪，他们有一只眼睛向里凹，另一只眼睛直瞪着天顶。他们的外衣装饰着太阳、月亮、星球的图形，还有许多提琴、横笛、竖琴、军号、六弦琴、键琴和许多欧洲没有的乐器的图形。由于他们整天处于沉思默想中，必须有仆人用一个气囊不停地拍打他们的嘴巴和耳朵，不然就不能说话和听不到别人说话。他们生活在飞岛上，并用飞岛剥夺下方人民的雨水和阳光，或用金刚石岛底去压碎下方人民。又如马国，那里是人兽颠倒的地方，马是国家的主人，并有优良的品性，而人们被称为“耶胡”，受马的统治，并且丑陋齷齪，贪婪淫荡，残酷好斗。他们特别喜欢在田间寻找一种发亮的石头，为了争夺石头而搏斗，甚至发动战争。他们喜欢吮吸一种草根，吃多了就互相搂抱厮打，丑态百出。以上两种情形，在斯威夫特的幻想世界里，肯定有其对社会的映射、象讽刺等用意，但从儿童的眼光去看，更多的是奇异怪物对他们新奇感的满

足。再看《镜花缘》主人公唐敖先后游历的岛国有三十多个，同样也有小人国和大人国，小人国叫“靖人国”，“此地风俗浇薄，人最寡情，所说之话，处处与人相反。即如此物，明明是甜，他偏说苦的；明明是咸，他偏偏说淡的，叫你无从捉摸。此是小人国历来风气如此，也不足怪。”“走到城内，未见国人，都是身长不满一尺；哪些儿童，只得四寸之长。行路的，恐位大鸟所害，无论老少，都是三五成群，手执器械防身；满口说的都是相反的话，诡异非常。”大人国中的人比常人略高两三尺，走路时有云托足，离地约半尺。心胸光明正大着，足下自现彩云；心藏奸私暗昧者，足下自生黑云。此外，还有好让不争、为善为宝的君子国人；脸上无目、目生手上的深目国人；人身狗头、只知吃喝的封犬国人；没有肠子、吃了就拉的无肠国人；以夜作昼、行为像鬼的鬼国人；面黑如墨、酷爱读书的黑齿国人；面如黑墨但寿命很长的劳民国人；两耳齐腰却不长寿的聂耳国人；等等。幻想中的岛国的居民得奇异特色，确实受广大儿童读者的亲睐。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作者在幻想世界中，总离不开个人的社会背景。由于《格列佛游记》的作者斯威夫特是18世纪英国人，处处以当时西方的科技文明认识外界事物的眼光去看待他所虚构的世界。所以说他的描述现代观念更多。可以说，小人国的描写即用的是显微镜，大人国的描述用的是放大镜，作者始终用十二倍的比例来描写小人国和大人国，即以比小人大十二倍的眼光去看待小人国的一切，用比大人小十二倍的小人眼光去看大人国的一切。他用现代的观念去描述体现得淋漓尽致。而《镜花缘》则不同，它采用中国传统的写法，重勾勒大概，缺乏具体而微的描写。三十多个海岛，除白民国、女儿国等少数几个海岛外，大多数奇闻异事都是通过唐敖、林之洋、多九公走马观花式的游历简单描述出来的。从而我们又可以看到，《格列佛游记》表现了西方人认识外界事物的特点，即注意亲身的经历和体验，崇尚真实。《镜花缘》的写法则表现了中国人认识事物的特点，多用俯瞰式的关照，重在心里感受的描写。如果以作画喻，李汝珍用的是中国传统的写意画法，追求神似。斯威夫特却用了西洋的透视画法，讲究逼真效果。写作观念的不同，还决定了他们小说中人称的使用，《格列佛游记》采用第一人称的写法，加深了身临其境的意味，让人感觉更加真切。《镜花缘》使用第三人称制造了一种介绍式的氛围，心理距离远。

三. 游戏性——游戏心理的体现

儿童的想象力是在游戏中表现出来的，在实际生活中，我们也不难发现童话这种幻想性的叙述文体，实质上就是一种儿童的“纸上游戏”，儿童可以借助童话的形象来完成他的游戏心理，来实现他的梦想，来使自己漫游在各种情景中。而《格列佛游记》和《镜花缘》叙述过程中或多或少都体现了这种儿童的游戏心理。下面，我们将从创作者的角度出发，去研究这两部长篇小说是如何体现这种精神的。

首先假设主人公为作者的化身和代言人，两位作者的游戏心理正是通过他们笔下的主人公海外游历及其耳闻目见的奇人异事表现出来的。这种表现在《格列佛游记》中以游戏式表现出来。在作品中，许多影射和讽刺英国社会现实的情节到了幻想世界里，一切都变得滑稽可笑。如小人国中高跟党 and 低跟党之争（影射当时英国辉格党和托利党的政治斗争），两党的区别仅在于鞋跟的高低。又如小人国之间的战争——历立浦特（影射英国）和不来夫斯古（影射法国）战争的起因是吃鸡蛋先打破鸡蛋的大端还是小端而引起的，大端派和小端派之间就为了这个无聊透顶的问题，长期纷争不休：历史上引起六次叛乱，一个皇帝送了命，还有一个皇帝失去了皇位，两国之间以苦战 36 个月，双方互有胜负。历立浦特损失 40 艘主力战舰和数目更多的小艇，三万精锐水兵和陆军；而不来夫斯古的损失更大。看，血腥的两国交战到了斯威夫特的笔下，竟成了一部能让儿童津津乐道的战争游戏。而这种表现在《镜花缘》中以漫画的形式展现出来。在作品中，许多海外到过的奇风异俗都是现实社会丑恶现象的象征。无肠国的富人循环反复的将粪便当时勿让仆婢吃；白民国的人虚有其表，教书先生把“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读成“切吾切以及人之切”；还有生性吝啬，一毛不拔的毛民国人；表面和善本质凶残的两面国人；酷好奉承的翼民国人等，可以说是现实社会“群丑”的漫画集萃，把这些见不得人的丑恶现象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究其这种游戏心理的追踪，主要是“满足愿望”的游戏形态。当人们在现实社会中无法满足愿望时，便求助于幻想。这种幻想是一种精神上的逃避，一种精神上的解放。《格列佛游记》的理想化色彩是通过“理想国度”的描写来体现的。大人国纪律严明，社会安定，人民康乐。马国的统治者是有理性的、公正而诚实的马，而供马驱使的人类是具有人类特点的“耶胡”却是一群丑陋齷齪、贪婪淫荡、残酷好斗的畜牲，这种人畜颠倒的描写是具有鲜明的游戏性，是作者

心中理想社会的象征。《镜花缘》里的唐敖的终极愿望，即中国古代文人当无力与黑暗现实抗争时，往往想到归隐山林和云游四海。君子国有“好让不争”的民风，“耕着让畔，行者让路”，“举止言谈，恭而有礼”，卖货人总好自责“妄讨大价”，卖货人担心自己占了便宜。而颠倒现实社会运用的更生动要数对女儿国的描写上。女儿国，故女人当权的国家，简直是恶作剧的游戏。在那里“男人反穿衣裙，作为妇女以治内事；女人反穿靴帽，作为男人以治外事”。林之洋当女儿国被选为“王妃”，体验了一回穿耳缠足的滋味。穿孔戴耳环时以将他“痛杀”，及至缠足，被人“将脚面曲作弯了一般”，用白绫密密缝好，更“觉脚上如炭火烧得一般，阵阵疼痛。不觉一阵心酸，放声大哭道：‘坑死我啦’！”略作反抗，就被打得皮开肉绽。“今日也缠，明日也缠，并用药水熏洗，未及半日，已将脚面弯曲作两段，十指已俱腐烂，日日鲜血淋漓。”弄得他“屡次要寻短见，无奈众人日夜堤防，真是求生不能，求死不得。”真是一幅活生生的穿耳缠足图。

不论是《格列佛游记》还是《镜花缘》所体现出来的童话趣味，从儿童文学的角度去看，儿童读者们或许关注的只是文本中那些游历途中的奇闻异事罢了，对深层次的社会批判却不感兴趣，因为年龄决定他们不可能或者还不能深刻地理解。正像有人说的，不仅是童话选择了儿童，也是儿童选择了童话。是童话呵护了童年的生命，也是童年生命滋养和守望着童话。放在这两部小说中，即那些在海外的冒险故事让儿童满足了好奇心并感到快乐的同时，我们会意识到这两部作品的童话价值正是滋润和守望儿童的另一种精神文化。

[参考文献]

1. 《镜花缘》 李汝珍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2. 《格列佛游记》 [英] 乔纳森·斯威夫特著
杨昊成译 译林世界文学名著·古典系列（1995）
3. 文学理论研究：《漫谈儿童文学的特点》 杨柳 河南许昌学校
4. 《童话精神及其对童话生命的呵护》 北师大文学博士 谭旭东